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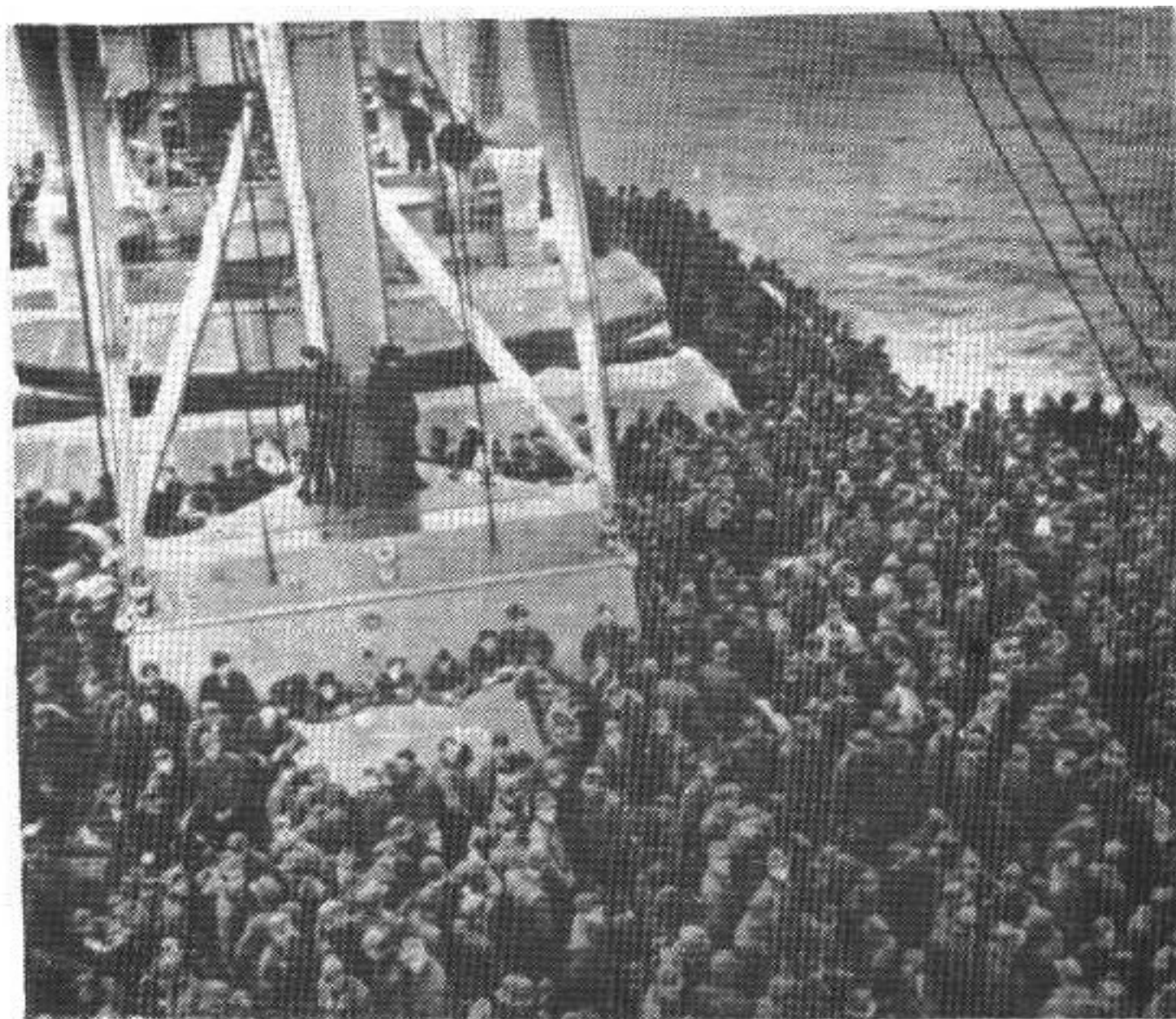
38万希特勒战俘在美国

〔法〕达·科斯泰尔 著

丛莉 马胜利 李启斌 译

東方出版社

德国战俘在开往美国的船上



一到纽约，美国人就宣读了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你们在这里不是战俘，而是美国的客人。……”



在去干活的路上，战俘们排着队，唱着歌。



行纳粹礼成为战俘营的规定：在一个战俘的葬礼上。

译 者 的 话

这是一次历史大曝光。1944年，有38万德国战俘生活在美国。在美国的战俘营里，狂热的纳粹分子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为了打击“动摇分子”，他们私设公堂，在战俘中推行恐怖统治。美国官方给战俘的良好待遇被他们视为软弱可欺。更奇怪的是，美国人宁可维持一个守纪律的纳粹战俘营也不愿扶植一个由德国民主分子为主的战俘营。从1944年7月起，行纳粹礼成为战俘营的正式规定，美国军官还要求战俘们行礼时必须喊：“嗨，希特勒！”当时许多美国人对纳粹一无所知，有的老百姓甚至以为纳粹分子是一群头上长角的怪物……。停战以后，美国当局突然改变了原来的态度，把所有德国战俘都视为十恶不赦的罪人，不让他们吃饱，强迫他们接受“再教育”。一次，在给战俘们放映关于纳粹集中营的电影时，一个美国士兵端起冲锋枪向战俘扫射，打死8人，打伤数十人……

本书作者是法国著名作家、导演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专家达尼埃尔·科斯泰尔先生。由他编导的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型历史文献片——《伟大的战役》在欧美各国已家喻户晓。在本书中，作者以纪实的手法和丰富的资料把德国战俘在美国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展现在读者面前。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得到法国弗拉玛里翁出版社和科斯泰尔先生的友好授权，特此表示诚挚的谢意。

引言

古勒·里希特终于彻底完成了一个德国人和一个士兵应尽的义务。这是一项何等艰难和痛苦的义务啊！因为他必须用种族的博爱去毁灭人类的博爱。现在他终于成了战俘。“我们终于获得解脱啦，变成了战俘和自由人！”这不仅是一个希特勒士兵最终脱离“可怕的屠杀机器”时发出的感慨，而且是一个获得解放的人发出的充满希望的呐喊：“在那一边，我们将享有自己的个人生活，尽管是关在铁丝网内。”

“一个月后，我们被送到伊利诺伊州的战俘营，”里希特接着说。人们会想，他在踏上自由的土地时肯定会感到兴奋和欣慰，认为纳粹分子再也不能猖狂了。然而现实则完全不是如此。在关押古勒·里希特的战俘营里，纳粹分子在美国人的允许下依然横行霸道，为所欲为。“营中盖世太保”对战俘中的“动摇”分子进行窥视、监督、审判，甚至处决。他们的人无所不在，甚至渗透到战俘营的管理部门。为了“保持斗志”，他们不惜用卑鄙和恐怖的手段对付其他战俘，就像他们当年用棍棒驱赶这些奴隶去征服欧洲一样。

这些纳粹分子可恶、可悲、怪诞、愚蠢。虽然已是身陷囹圄并远离战场几千公里，但他们仍坚信自己是统治世界的主人，并且千方百计将这种狂热传播给他人：法西斯主义对

灵魂的毒害产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效果。诺曼底的失败、德国遭进攻、柏林陷落、元首死亡、停战协定的签署、和平的恢复等等。只有这一系列灾难性事件的发生和美国人嘲讽的喜悦才使他们的梦想彻底破灭。这些野蛮人、刽子手、狂热分子最终会老老实实地在“民主再教育”学校里接受训练。他们以后将成为很好的民主分子！

莫里斯·纳多

（引自为汉斯·里希特《战败者》一书所写的序言）

目 录

引 言	1
一、 弗兰茨·冯·韦拉的奇遇	1
二、 美国	11
三、 非洲军团	14
四、 恐怖	25
五、 “诺曼底人”	37
六、 分隔	52
七、 纳粹分子？反纳粹分子？	63
八、 被占领国侨民	80
九、 被占领国侨民（续）	83
十、 被占领国侨民（续完）	89
十一、 阿尔贝特与弗洛伊德	95
十二、 日常生活	116
十三、 越狱	127
十四、 越狱（续）	140
十五、 良好的精神状态	158
十六、 战争结束了	163
十七、 再教育	185
十八、 回国	209

一、 弗兰茨·冯·韦拉的奇遇

德国空军中尉弗兰茨·冯·韦拉男爵正驾驶着他的梅塞施米特109型战斗机，像鹰一样俯瞰着3000米以下的英国田野。现在是1940年8月末。到目前为止，他已获得13次空战的胜利，在纳粹德国空军享有第七名王牌飞行员的殊荣。当然，默勒德尔和加朗二人已分别获得了29次和24次空战胜利。但他相信不久便会超过他们。1940年5月，当他第一次投入法国战役时就一举击落了两架波泰63型战斗机，这使他声望倍增。韦拉中尉身材不高，但十分健壮，他头发金黄，皮肤黝黑。德国所有杂志的封面都刊登过他和他的吉祥物——一只名叫桑巴的幼狮在一起的照片。总之，在纳粹鼎盛时期，他不愧为一名优秀的歼击机飞行员。

然而，纳粹的鼎盛时期已经开始出现转折。自1940年7月起，德国在英国战役中已经损失了不少斯图卡式轰炸机和海因克尔111型轰炸机。1940年8月13日，戈林动员所有空军力量对英国发动进攻，试图一举摧毁英国皇家空军。但是此举再次受到挫折。3个星期后，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

风式战斗驱逐机依然活跃在空战中，并且成功地阻止了德国的进攻。看来必须要改变策略了。不久，对伦敦的夜间轰炸——闪电式空袭开始了。

1940年9月5日，弗兰茨·冯·韦拉再一次率领第三歼击队联队第二中队对英国的一座城市进行了攻击。

返航的命令下达后，全体人员的士气依然非常高涨。冯·韦拉已开始沉浸在胜利凯旋者的遐想中了：法国加来海峡省的姑娘们一定正等待着他去拥抱呢！突然间，一串22毫米机关炮弹击穿了她的座机，他当即翻滚着向下坠去。

他惊呆了，但还意识到自己还奇迹般的活着。当他成功地跳出机舱，打开降落伞时，他的战胜者英国空军中尉约翰·韦伯斯特驾着飞机在他的降落伞上方做了个横滚动作，以示胜利，然后又投入了激烈的空战。然而他不久便牺牲在空战中。

弗兰茨·冯·韦拉是被英国人抓获的第一名王牌飞行员。因此他有权享受特殊待遇：在伦敦肯辛顿广场8号受到3个星期的连续审讯。为了从这个特殊战俘口中掏出宝贵情报，最杰出的情报专家使用了一切方法和手段。但是，这位王牌飞行员软硬不吃，任何招数也斗不过他。结果，英国情报专家一无所获，而韦拉倒掌握了有关英国审讯方法的大量情况。这对他后来的经历大有裨益。英国人的审讯方法是在漫长而巧妙的讯问中获取大量表面看来无足轻重的琐事。然而他们可以从分析出德军部队的活动等情况。这使韦拉感到吃惊。他深深感到，德国空军飞行员们缺乏应付这种审讯的能力，因此必须设法将这一情况报告上级。在这一意念的

驱使下，他以自己特有的气质和旺盛的精力开始计划自己的下一步行动：逃跑。

1940年10月初，弗兰茨·冯·韦拉中尉被押送到英国西北部湖泊区的一个名叫格利兹达尔的战俘营。这里处于苏格兰和爱尔兰海之间，风景秀丽，湖光山色迷人，是旅游度假的理想所在。

关押德国战俘的一号战俘营设在一座典型的英国城堡内。城堡的巨石结构、满墙的青藤给人一种神秘和恐惧的印象。

1940年时，城堡内的战俘并不多，主要是德国海军（多数为潜艇部队）军官和被击落的飞行员。

按照惯例，由军阶最高的德国军官向英国当局负责维持战俘营的秩序和纪律。这与签署日内瓦公约的各国在战俘营的作法是一致的。不正常的是，在战俘营中还出现了一种叫作“老兵委员会”的常设法庭，负责保证纳粹的信条不被任何人忘记。这个由两名德国空军少校和两名潜艇部队少校组成的委员会负责检查往来书信、审查新战俘和裁定战俘在审讯中是否有变节行为。“老兵委员会”的命令由一个“别动队”负责执行，其惩罚措施从隔离直至处死。伯恩哈德·贝恩德上尉便遭到了死刑的惩罚。他是在1941年指挥潜水艇第一次执行任务时投降英军的。结果，在一次“企图越狱过程中”他死于非命。

毫无疑问，弗兰茨·冯·韦拉的处境会截然不同。他受到了整个战俘营和纳粹管理机构的热情欢迎。他惯于以别人难以模仿的方式把两腿一碰，高举手臂，喊出：“嗨，希特勒！”

（“希特勒万岁”）这加深了所有人对他的信任感。

韦拉唯一的目标就是逃跑。1940年10月7日，即他来到战俘营一周后，他利用一次放风散步的机会跳过围墙，向田野狂奔。这简直是疯狂的举动：他身穿战俘的号衣，没有食品和饮水，独自一人在冰冷的雨中逃窜，背后是大批追捕人员。

4天后，他被抓获了。但不久他再次跑了出来，并且继续奋力奔逃。他奔向哪里？爱尔兰海。但是他毕竟不能游过宽阔的大海。10月12日，他出逃6天后又被抓住了。然而他竟然没有筋疲力竭的表现。弗兰茨·冯·韦拉简直是个超人。

他被关了21天禁闭。但这在格利兹达尔并不算难熬。

从禁闭室出来后，英国人把韦拉转移到南部米德兰地区的斯旺维克战俘营。这个战俘营更易于看管，离海边也更远，简直像一个无懈可击的鸟笼。

但是，笼中鸟很快变成了鼯鼠。自从11月17日到达斯旺维克战俘营后，韦拉便和其他4个被俘的飞行员开始挖地道。这条地道长15米，离地面3米。战俘挖地道逃跑并不算稀奇的事。而韦拉的奇特之处在于他对下一步行动的大胆设想。他从第一次失败中汲取了教训：逃出战俘营并不是目的，回到德国才是最终目标。这与逃出战俘营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于是，韦拉竟然滋生了到英国皇家空军夺取飞机的念头。如何动手？在哪儿动手？他在挖地道的过程中逐渐酝酿成熟了一项极为严密的计划。1940年12月17日，当地道挖通时韦拉也做好了一切准备。当晚，5个德国战俘趁着德国

飞机狂轰滥炸的机会，在附近的高射炮群震耳欲聋的隆隆声中逃出了战俘营。为了掩护他们，转移看守的注意力，战俘营的合唱队声嘶力竭地高唱着一支又一支的圣诞歌曲……

在5个逃亡者中，有两个人一句英语也不懂，这是个极为不利的因素。他们不可能逃得很远。另外两人在他们之后不久也被抓获。唯有冯·韦拉逃过了追捕。他从地道里爬出后便准备成为第三帝国的“变形金刚”。

他脱掉了战俘的号衣，穿上一套漂亮的飞行服，一双高筒皮靴，脖子上还围了一条时髦的围巾：这些都是战俘营的纳粹组织为他特意准备的。这样一来，他不仅有了潇洒的外表，而且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加入英国皇家空军的荷兰飞行员冯·洛特中尉。他略带德国腔调的口音与这一身份恰好相符。韦拉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准备向英国人说，他的飞机如何在中弹后迫降在附近，他还要请人们把他送到皇家空军基地。到了基地，他就可以跳上飞机，一阵风似地飞向法国的加来了！

这项计划当然经不起推敲。可以设想，当时英国防范间谍的气氛异常浓厚，措施也很严格，他如何能通过无数次检查和盘问？况且，即使他能夺取飞机，德国的空军和高炮部队又怎能轻易让一架英国飞机接近？

但是，冯·韦拉早已横下一条心：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凭着自己的潇洒、魅力和令人信服的口才先后取得了德比附近的科德诺尔火车站站长以及一队英国宪兵的信任。当然，他的出现最初曾弓起人们的巨大怀疑，这使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

由于他讲述的经历头头是道，合情合理，人们不能不相信他。于是，他被允许给乌克纳尔空军基地挂电话。基地的联队指挥官接到电话后似乎也相信了韦拉的身份。他马上派了一辆汽车来接他。

实际上，这位名叫鲍尼法斯的英国军官对韦拉并非没有任何疑问。首先，这个“荷兰人”的英语讲得太流利了。当时在皇家空军作战的法国人、比利时人、波兰人的英语一般都很糟，只能结结巴巴应付几句。

查明这个“荷兰人”身份和经历的最好办法莫过于把他带到眼前来。

此时，弗兰茨·冯·韦拉已坐在英国皇家空军的联络车上，一名神情严肃的卫兵陪着他。现在他们已经进入了乌克纳尔空军基地。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韦拉感到一种强烈的兴奋。长长的跑道，一排排教练机，更远处还有一些崭新的飓风式战斗机。“请停一下，”韦拉对卫兵说。按说这个要求并没有什么，可是汽车没有停下，一直开到了联队指挥官鲍尼法斯的办公室前。

鲍尼法斯用目光审视着他：他的飞行服有点特别，不很正规……也许是战争年月造成的吧！不过这个荷兰人倒是很讨人喜欢。因此，在询问了他的经历后，鲍尼法斯便允许他去洗手间，同时他也要电话总机查一下韦拉所说的空军飞行中队的电话号码。韦拉进了洗手间，但很快就走了出来，并且朝停机坪奔去。电话总机值班员此时还没有睡醒，很长时间也没能接通线路。早上8点50分，弗兰茨·冯·韦拉跑到了一架飓风式战斗机前。他试了试发动机，启动了一次，然

而没有成功。正当他拼命地摇动操纵杆时，鲍尼法斯接通了电话。于是，尖利的警报声在基地上空响起，慌乱的人们叫着、喊着。整个基地的人员从四面八方方向韦拉所在的飓风式飞机涌来。此时的韦拉已慌乱不堪。他两手胡乱地按着所有按钮，绝望地扳动一切开关。但是，一切都来不及了。鲍尼法斯握着手枪，命令他从飞机上下来。这架飓风式战斗机的起动装置在外部，因此没有地勤人员的操纵根本无法起动。

弗兰茨·冯·韦拉又被送回了战俘营。他显得十分沮丧：这次只不过在飓风式战斗机里呆了5分钟……

他被关了15天禁闭。这个惩罚令他感到意外，因为比他第一次逃跑的惩罚还轻。原来，这次逃跑和夺机未遂事件已惊动了英军参谋部、报界和英国政府，并引起了高度重视。所有基地均加强了保安措施；战俘营也增加了看守。对韦拉的15天禁闭并不表示宽容，而是由于军事当局要在这段时间内安排送他去加拿大关押的事宜。在加拿大，除非他搞到一架轰炸机，否则他不可能逃得很远。

当弗兰茨·冯·韦拉得知要去加拿大的消息后，他清楚逃回德国的希望几乎完全破灭了。

他此行并非独自一人。1941年1月10日，有200名军官在内的1000名战俘登上了一艘英国征用的客轮。

由此便开始了向北美转移德国战俘的工作。对英国人来说，他们目前是单独与德国作战，把战俘转移到美洲是防止逃跑最有效的办法，也是今后解决大量战俘所需空间问题的最佳选择。

这场奇特的行动便涉及到本书的主题——轴心国的战俘

在美国的经历。然而，英国的前奏对这段经历在美国的发展及其意义具有一定影响。

弗兰茨·冯·韦拉与海军战俘呆在一起。他们倚靠在船栏杆上，带着忧郁的心情观察着船队无懈可击的组合。从技术的角度他们不得不承认，德国潜艇今后的袭击任务会越来越艰巨复杂了。冯·韦拉仍然念念不忘逃跑。他曾努力说服海军战俘们夺取船只，并开到法国的波尔多。然而他并没有成功。假如这些潜艇军官有兴致的话，他们肯定会大声嘲笑韦拉的打算。只是周围的英国装甲巡洋舰、轻型巡洋舰、驱逐舰等威严的武装力量使他们笑不出来罢了。冯·韦拉也注意到了周围的一切。不久，周围的现实也对他起了作用。

放弃了夺船的幻想后，韦拉开始思考从加拿大出逃的计划。在漫长的航程中，有几个同舱的伙伴告诉他，加拿大地域广阔，长年积雪，从那里逃出绝非易事。但是，韦拉还是一心只想着逃跑，逃跑。

1941年1月21日，船到达了加拿大的港口哈利法克斯。天气异常寒冷，人们向战俘们发放了一些民用大衣。但所有大衣都很瘦小，除了身材不高的韦拉以外，其他人穿上后都显得十分滑稽。靠岸后，战俘们穿着各式服装，背着包裹，扛着箱子从船舱走出来，形象很狼狈。

他们排着队从怀有敌意的围观者和摄影师面前通过，然后很快爬上一列火车。火车在暴风雪中隆隆启动后，沿着圣洛朗和美加边界行驶。弗兰茨·冯·韦拉从窗口跳了出去。

当他从雪地上爬起来时，他感到慌乱，浑身疼痛，四肢几乎冻僵。他一直走到公路边，在那里搭上了一辆卡车，并

且顺利地到了边界。是的，在当时的北美，任何人也想不到会遇上德国战俘。因此，他轻而易举地使卡车司机相信了他讲的一切。卡车司机从他不合体的大衣和狼狈的神态便断定他是个流浪汉。

总之，他一路福星高照。到了圣洛朗后，他偷了一只小船，渡过了尚未结冰的河水。1941年1月23日，他到达了美国。

当时，作为中立国的美国设有德国大使馆，在纽约还设有领事馆。接到警察的通知后，纽约的领事馆立即派一名官员和一名律师来接韦拉中尉。

此时，韦拉的耳朵已经冻坏了，他正急切和兴奋地等待着：不超过24小时，美国和英国的新闻报刊和崇拜德国的美国男女便会使他成为世界著名人物。当时，纽约正在放映一部表现德国战胜法国的影片《西进胜利》。

在美国方面犹豫了几个星期之后，加拿大当局愤怒地要求把韦拉弓渡到加拿大。为谨慎起见，德国领事馆让韦拉先跑到墨西哥，从那里去秘鲁，最后又到达巴西。一架意大利飞机从那里把他送回了罗马。德国空军的一架飞机又把他从罗马送到了柏林。

1941年4月15日，弗兰茨·冯·韦拉降落在柏林。当时他的喜悦和兴奋是难以描述的。他成功了，成功地从美洲逃了回来！然而，迎接他的没有鲜花，也没有欢呼的人群：这一次，德国最高统帅部劝阻了戈培尔大肆宣传的打算。韦拉被立即隐蔽起来。在一个月內，他汇报了所有情况。这些情况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英国的舰队、空军基地、尤其是

英国人的审讯方法。

在此之后，德国空军为飞行员编写了一本对付审讯的教材；德国海军也改变了战略。这时，弗兰茨·冯·韦拉才真正回到社会生活中并开始接受德国公众的崇拜和赞赏。希特勒在总理府亲自授予他骑士勋章。尔后，各种庆功会、报刊采访、出版合同、拍摄计划等等便纷纷涌来。他完全被荣誉包围了。他与一位姑娘结了婚。他们的蜜月是在波兰度过的。选择波兰度蜜月似乎有些奇怪。要知道，希特勒当时曾许下诺言：胜利后，获得高级勋章者将有权得到波兰的土地。因此，著名的英雄携新婚妻子去被征服的国家挑选一条河流或一座城堡应是最自然的举动了。

为了写这部德国战俘在美国的故事，我们本应该采访弗兰茨·冯·韦拉：他是唯一从美洲战俘营逃回德国的人。然而这已是不可能的事了。回到德国3个月后，他便再次应征入伍。他登上了梅塞施米特战机飞往苏联，并战死在那里。